

城市老年人社会适应困境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基于D市T区的实践

杨 柳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2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31日

摘 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深化, 城市老年群体在社会角色转换、关系重构及安全防护等方面面临日益突出的适应困境。本研究以生态系统理论和社会支持理论为框架, 基于D市T区的实地调研, 系统考察了城市老年人在角色适应、社会交往、数字融入与防诈骗等方面的困境及其成因。研究发现, T区老年人的社会适应问题呈现个体认知固化、家庭支持弱化与社区服务碎片化叠加的复合型特征, 且角色中断、社交萎缩、数字排斥与诈骗风险构成了自我强化的闭环。对此, 研究提出“个案赋能 - 小组互助 - 社区营造”三维联动的介入策略: 微观层面通过认知重建与数字赋能修复心理防线, 中观层面通过兴趣小组与代际沟通重建互助联结, 宏观层面通过内生力量培育、反诈体系构建与服务功能深化优化支持环境。研究同时反思了资源保障不足、数字赋能与包容性的内在张力、社工角色认知模糊等现实挑战, 并提出系统意识、增能意识与可持续意识三大核心理念, 以求为推动养老服务从项目化运作迈向制度化保障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城市老年人, 社会适应困境, 社会工作介入, T区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for the Social Adaptation Dilemmas of Urban Elderly

—Based on the Practice in District T of City D

Liu Y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May 10, 2026; accepted: August 21, 2026; published: August 31, 2026

文章引用: 杨柳. 城市老年人社会适应困境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8): 716-723.
DOI: 10.12677/ar.2026.138613

Abstract

As China's population continues to age, urban elderly populations fac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daptation challenges in areas such as role transition, relationship reconstruction, and safety protection. Based on ecosystem theory and social support theory, this study draws on field research conducted in District T of City D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difficulties and underlying causes experienced by urban older adults in role adaptation, social interaction, digital inclusion, and fraud preven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social adaptation issues among the elderly in District T exhibit a complex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rigid individual cognition, weakened family support, and fragmented community services. Moreover, role disruption, social withdrawal, digital exclusion, and vulnerability to fraud form a self-reinforcing cycle. In response, the study proposes a three-dimensional intervention strategy—"individual empowerment, group mutual aid, and community building". At the micro level, psychological defenses are strengthened through cognitive reconstruction and digital empowerment; at the meso level, interest-based groups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rebuild supportive connections; and at the macro level, endogenous capacity development, anti-fraud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function optimization enhance the overall support environment. The study also reflects on practical challenge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inherent tensions between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inclusivity, and ambiguous perceptions of social workers' roles. It further identifies three core principles—systemic awareness, empowerment orientation, and sustainability—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ransforming elderly care services from project-based operations toward institutionalized safeguards.

Keywords

Urban Elderly People, Social Adaptation Predicament,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District 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截至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 2.6 亿人,占总人口的 18.7%,标志着中国处于中度老龄化社会[1]。在这一社会现状下,城市老年群体的生存状态正经历深刻变化。一方面,家庭结构的小型化逐渐成为社会主流,不仅使得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也使得独居和空巢老人数量逐年攀升;另一方面,退休制度使大量老年人被迫从职业角色中退出,老年人面临社会角色中断、社交网络萎缩和生活节奏的变化等多重冲击。与此同时,公共服务数字化带来的技术门槛,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老年群体的“数字排斥”与边缘化风险。

在此社会现状下,四川省达州市(D 市)T 区(通川区)的老龄化形势尤为严峻。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在全市常住人口中,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1,204,411 人,占 22.36%,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967,394 人,占 17.96%。就具体的 T 区人口年龄构成而言,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18.45%[2]。而据 2023 年统计,通川区现有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 16.71 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 18.46%,65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 12.6 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 13.92%,有特困老人 1300 人,留守老人 1.25 万人,失能半失能老人 0.97 万人,需要生活照料的 1.03 万人,是典型的老年型县级区[3]。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T 区老龄化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使 T 区成为具有典型性的老年型的特征。而据 2025 年的数据,T 区现有 60 岁以上人口 20.07 万人,占

常住人口的 22.02%；65 岁以上人口 15.62 万人，占比 17.14% [4]。这一数据表明 60 岁以上的人数较 23 年而言又增加了 3.36 万人。面对不断增加的老年群体，T 区近年来也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据报道：全区现有公(民)办养老服务机构 15 家，拥有各类养老床位 2800 张，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 6 家。在主城区，T 区正着力打造“10 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已建成 12 个老年共享食堂及 5 个助餐点[5]。

值得注意的是，基础设施的完善并不等同于老年人社会适应能力的全面提升。笔者通过对 T 区的实地走访中发现，即使在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完备的当下，仍有大量老年人因社会角色中断而产生自我价值感危机。其中，有人因数字鸿沟而无法享受便捷服务，而社交网络萎缩使部分老年人陷入孤独与隔离，更令人担忧的是，情感空虚的老年人已成为电信诈骗的高危人群。这些现象背后都直指一个核心的命题：城市老年人的社会适应困境亟待系统性干预。

我国的社会工作者作为基层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社区现实生活场景中开展专业实践是其核心特征。其“人在情境中”的系统视角能够将个人问题置于家庭、社区和社会政策的多层环境中加以审视[6]，这为解决城市老年人的社会适应困境可行的实践路径。而个案、小组、社区三大专业方法则提供了从微观心理干预到宏观环境改造的完整工具箱。同时，随着近年来各地涌现出诸多值得关注的实践探索：上海徐汇区针对社区工作者开展系统性反诈培训，打通反诈宣传“最后一公里”，济南市槐荫区街道社工站依托优势视角理论，开展去标签化小组活动，助力老年特殊群体重塑社交关系网络。这些实践为社会工作介入老年社会适应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参照。

2. 理论基础

2.1. 生态系统理论

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发展嵌套于多层环境系统之中，包括微观系统(个人与家庭)、中观系统(邻里与社区)、宏观系统(社会文化与政策制度) [7]。这一理论为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全人 - 全环境”的分析框架。具体到各个层面而言，在微观系统中，社会工作者关注老年人与家庭成员的直接互动质量及其对家庭环境的主观体验；在中观系统中，重点协调家庭与邻里、社区卫生站等不同微观系统之间的联系，建立信息共享、互助结对和服务转介机制，以打破系统间的孤立状态；在宏观系统中，则致力于倡导积极老龄化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三个系统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动态嵌套、相互影响。生态系统理论的启示在于，社会工作的介入必须打破单一层面的局限，在多层次系统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结和转化机制。

2.2. 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支持理论的内涵是作为一种行动和情感分享，社会支持是个体从他人、群体、组织和社区中得到的各种形式的关心、扶持和帮助，其本质是一种物质救助、生活扶持、心理慰藉等社会性行为[8]。对老年人而言，家庭成员的日常关怀、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以及社区组织的服务供给，共同构成了其社会支持系统的核心要素。在社会支持的结构分析中，应区分正式支持(来自政府、社区、专业机构的制度化服务)与非正式支持(来自家庭、亲友、邻里的自发互助)两种类型。非正式支持的弱化或正式支持的缺位，都会加重 T 区老年人的困境。而社会工作介入的核心任务，正是通过专业方法维护这一存在断裂的支持网络。

3. D 市 T 区城市老年人社会适应困境的现状与成因

通过对 T 区东城街道、凤北街道等社区 13 位老年人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研究发现该区域老年人的社会适应困境主要表现为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

3.1. 角色适应困境

T 区作为 D 市的老工业基地，居住着大量从企事业单位退休的老年人。在访谈中，多位老人表达了退休后“失去了按部就班的工作状态，自从退休后都不知道每天该干什么”“感觉自己没用了”的失落与困惑。一位从国企退休的男性老人谈道：“在没退休前，每天做完相应的工作后，还能和同事聊聊天，但在退休后整个人就空了，早上起来之后也不知道干什么。”这种由职业角色丧失引发的认同危机，是涉及自我价值的深层动摇，而非单纯的闲暇时间填充问题。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个体的自我价值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其所承载的社会角色之中。退休制度以年龄为刚性划界，导致众多健康状况良好、专业经验丰富的老年人被制度化地剥离，而社区场域中替代性的角色供给却呈结构性匮乏。有研究指出，城市退休老人总体社会发展适应并不好，并存在受教育程度、健康、经济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城市退休老人能否很好适应社会发展变化与他们所具有的“资源”关系密切[9]。T 区虽然已建成多个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或其他类似相关养老服务场所，但具体的内容多以观影、棋牌、健康讲座等被动参与型为主，而非搭建让老年人发挥专长、实现自我价值认同的平台。在走访中，一位退休教师曾坦言：“我有半辈子的教学经验，现在完全用不上，社区也从来没人问过我能不能帮忙辅导娃娃。”这种角色转换的落差同社区支持的不足相互叠加，共同构成了角色适应困境的核心症结。

3.2. 社会交往困境

除此之外，老年人“面临社交网络萎缩”与“交往质量下降”的双重困境在 T 区也较为普遍。年龄增长，老同事、老朋友的搬迁或离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双重困境。而这种困境也不断缩减着老年人的社交半径：旧有的社交网络的萎缩迫切需要新的人际交往，但在城市社区中邻里关系的匿名化和表面化，又使新的深度联结难以建立。有研究表明，婚姻状况、居住情况和健在子女数量是影响老年人社会隔离程度的关键因素——未婚、丧偶或独居老人的社会隔离风险显著更高[10]。T 区留守老人中此类群体的社交困境也较为突出。

在访谈中，一位住在老旧小区的独居女性老人描述了她的日常：“早上出门买菜，回家下厨做饭、看看电视。午后睡一会儿，傍晚依旧是做饭的日常。日子一天天循环往复，整日里也说不上几句话。”这种“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的生活状态，可以很形象地概括 T 区空巢老人的日常生活。社会隔离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侵蚀是系统性的，研究表明，社会人口学、疾病、心理社会三类因素共同影响老年人的社会隔离与抑郁状态[11]。三类因素均指向老年人的社交能力、社交条件与社交环境。T 区部分社区近年来大力推进的社区食堂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例如：红旗路社区银辉食堂日均服务近百位老人，凉水井社区食堂也成了周边老人的就餐首选。正如一位常去社区食堂的老人所言：“在这儿吃饭不光是为了省事，还能碰到熟人说说话。”食堂的设立为老年人搭建了情感交流的平台。然而，这些服务的覆盖面仍有待进一步推广，大量行动不便或居住分散的老人难以从中受益。

3.3. 数字融入困境

随着 T 区公共服务加速数字化转型，老年群体面临的“数字鸿沟”正从技术接入障碍向社会参与受阻升级。访谈发现，超过六成的受访老人表示“不会用智能手机”，大多数老人在医保线上缴费、医院预约挂号等社会参与场景中严重依赖子女帮助。一位 70 岁的老人无奈地说：“现在不管做什么都要扫码操作，我眼睛看不清楚，动作也慢，医院挂号这种事根本弄不明白，每次都只能找人帮忙。”

T 区在推进智慧养老服务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红旗路社区通过智慧养老系统，为老人安装紧急呼

叫、燃气报警、远程监控等智能化设备，让独居老人拥有了专属“智能管家”。然而，设备终端的“智能化”与老人使用能力的“非智能化”之间仍存在明显断裂。对于高龄、低文化程度的老年人而言，复杂的操作界面和繁琐的功能设置本身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有研究指出，银发群体的数字鸿沟已从技术接入层面转向社会参与受阻和数字红利缺[12]。更关键的是，数字排斥进一步强化了老年人的“无用感”和自我价值否定——当他们反复在数字场景中遭遇挫败时，社会退缩的倾向将进一步加剧。

3.4. 防诈骗困境

在走访中，T 区老人几乎都表示曾接到过诈骗电话，这其中，更有相当部分老人有过不同程度的被骗经历。老年人成为电信诈骗高发受害群体的原因，可从两个层面加以分析。从外部因素看，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从传统的冒充公检法、保健品骗局，发展到利用 AI 技术进行换脸、仿声的新型诈骗，老年群体因防范意识较弱信息、获取渠道有限而难以有效识别。从内部因素看，空巢老人因子女不在身边而长期处于情感空缺状态，诈骗分子正是利用了这一心理弱点，以“关心”“陪伴”为切入点攻破老人的心理防线。

T 区外出务工人员数量庞大，因子女外出务工而形成的“空心化”家庭较为普遍，留守老人数量众多且普遍存在情感空缺状态。在访谈中一位曾遭遇保健品诈骗的老人坦言：“对方常常打电话关照我，比我儿子联系得还频繁，不买点东西总觉得亏欠人家。”这一现象揭示了诈骗易感性背后深刻的社会心理机制：它不仅仅是信息不对称问题，更是情感孤独与社会隔离共同催生的风险行为。同时在防诈骗工作中，T 区主要依托社区网格员进行反诈宣传，宣传形式也多停留在发放传单、张贴海报等传统方式上，对不常出门的高龄空巢老人覆盖不足。这类宣传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城市内留守老人自身的情感需求，针对性的情景演练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

4. 社会工作介入 T 区的实践策略

4.1. 微观层面：个案赋能与心理重建

微观层面的介入以个案工作为主要方法，该方法聚焦于老年人个体心理状态的调适和社会功能的恢复。在 T 区的实践中，对三位社会适应困难较为突出的老人开展了系统性的个案服务以重建老年人个体心理状态，并形成了“建立关系 - 情绪疏导 - 认知重建 - 能力提升 - 长效支持”的五步介入流程。

第一步是与老人建立信任、安全的专业关系。以非批判性倾听和共情回应为主要方式，消除老人的戒备心理。第二步是情绪疏导，引导老年人主动倾诉内心体验，肯定其情绪的合理性，疏导自责心理，帮助其缓解焦虑。第三步是认知重建，运用认知行为疗法的基本技术，针对片面化、灾难化的消极认知进行理性辩驳，比如：纠正“老而无用”“我给家人添麻烦”等错误观念，打破绝对化思维误区。代之以更加积极的自我认知。有学者指出，认知行为疗法能够有效帮助老年人调整对自身处境和社交关系的消极认知[13]。

第四步是能力提升，社工通过“一对一辅导”的方式，根据老人对数字技术的掌握程度分为“零基础班”（接打电话）、“初级班”（微信视频）、“进阶班”（线上挂号），实现精准教学。在此基础上帮助老人逐步掌握智能手机的基本操作技能，特别是包括视频通话、线上挂号、安全支付等。这种数字化赋能在提升老年人生活便利性的基础上，帮助其重新把握生活节奏、获得掌控感，最终实现自我价值认同的提升。第五步是长效支持机制的建立，开展相关结对计划：招募大学生志愿者或低龄老人志愿者，与高龄老人“一对一”结对，提供持续性的陪伴式数字辅导，避免“一次性培训即结束”的弊端。同时也要引导老人参与社区活动、鼓励家人增加陪伴频率、安排社区志愿者的定期探访等。

4.2. 中观层面：小组互助与家庭联结

小组工作是连接个体与社区的重要枢纽。在 T 区的实践中，社工组织了一期以“乐龄同行”为主题的老年人兴趣小组，应遵循“破冰融入－兴趣激发－互助共建－能力发展－成果展示”的五阶段递进逻辑。具体而言，每一阶段的内容如下：第一阶段通过“老物件分享”等怀旧主题活动打破组员间的陌生感；第二阶段围绕组员的共同兴趣设计活动内容；第三阶段引导组员在合作任务中建立互助关系；第四阶段融入防诈骗情景模拟等实用内容；第五阶段通过作品展示和经验分享强化组员的成就感。通过上述方法不断增强组员对小组的认同感。

值得注意的是，小组工作中的“去标签化”设计尤为重要。济南槐荫区社工站的实践表明，特殊群体老年人对“同类聚集”存在抵触心理，担忧负面情绪相互传染，因此社工应刻意淡化其病理标签，转而强调其作为“社区长者”的共性资源。在 T 区的小组实践中，社工也应有意识地避免使用“困境老人”“弱势群体”等标签化表述，而是强调“社区长者”的共同身份和“以老会友”的积极价值，有效降低了老人的心理防御。

与此同时，家庭层面的介入是巩固服务成效的关键环节。在 T 区的个案服务中，社工通过主动联系老年人的子女，协助改善代际沟通模式——从“指责式教育”转向“倾听式关怀”，从偶尔的问候转向有规律的情感交流。研究表明，常态化的亲情关怀能够有效降低老人对陌生人情感补偿的依赖^[14]。社工还应协助多个家庭建立了“远程亲情约定”，包括约定每周固定视频通话时间、设立涉及大额支出的“家庭暗号”确认机制等，有效强化了家庭作为“第一道防线”的防护功能。

4.3. 宏观层面：社区营造与资源整合

社区是老年人社会适应的核心场域，社区层面的介入旨在将分散的服务资源整合为系统性、可持续的支持网络。

首先，培育社区内生力量。社工可因地制宜建立“以老助老”的互助机制，例如：社区应建立由低龄健康老人组成的“银龄互助”志愿服务队。由服务队定期探访高龄独居老人，提供情感交流、代购代办等日常帮助。在这一模式下，低龄老人不仅在服务中重新找到了社会角色和价值感，高龄老人也能在熟悉的同龄人陪伴中获得了情感支持，形成了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在老年社会工作者看来，社会不仅在态度上应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与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社会活动，而且应努力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提供条件^[15]。这也就说明了引导老人从“受助者”向“社区贡献者”转变，能够在其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

其次，进一步完善老年群体反诈防护体系，可以从情境实训、能力建设和多元协同三个角度来构建反诈防护体系。在情境实训方面，通过模拟保健品投资、AI 换脸等常见的诈骗场景，开展沉浸式训练，帮助老年人提高识别诈骗的能力，内化“不轻信、不转账、多核实”的防范原则。在能力建设方面，可以借鉴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对社区工作者等基层人员进行系统化的反诈专业培训，提升其综合能力，从而有效解决反诈治理中的末端问题。在多元协同方面，社区应积极与警务、物业、金融机构等多方合作，建立一体化的联动响应机制，推动反诈工作从被动的事后处置转向主动的事前预防。与此同时，面对受骗老年群体，社工应辅以专业、温和的心理疏导服务，以谈心的方式来缓解其心理压力，扭转负面认知与自责心态，避免心理二次损伤，从而全方位构筑老年人财产安全与心理健康并重的双重防护屏障。

最后，丰富社区养老服务内容。T 区近年来建成了多个社区食堂和养老服务综合体，在解决老人就餐需求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拓展这些场所的服务功能。具体而言，可以将反诈宣传、健康讲座、数字技能培训等内容融入社区食堂和日间照料中心的日常运营中，利用老人吃饭、活动的空闲时间提供相关服务，让老人在熟悉的场所就能获取实用的知识和技能，逐步实现服务的常态化和精准化。

5. 挑战与反思

尽管社会工作介入老年服务领域已取得初步实践成效,但结合T区实操情况来看,社会工作在融入老年治理工作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亟待审视与完善的现实问题,具体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资源保障体系及服务有待完善。现阶段老年社会工作开展高度依赖社工机构承接项目,资金来源以项目制拨款为主,经费供给模式单一,项目周期的局限性易造成服务中断、人员流动等问题。由于区域内尚未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经费补给与人员配置机制,成熟的社工服务模式难以长效维持。与此同时,T区专业养老服务人才储备匮乏,社区专职社工配比偏低,人员力量薄弱进一步削弱了社会工作嵌入老年服务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第二,数字赋能与数字包容之间存在内在矛盾。一方面,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是助其融入现代社会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过分强调“数字化”本身可能对不愿或无法适应技术变革的老人构成新的排斥。如何在技术赋能与尊重选择之间找到平衡,是社会工作需要持续审思的伦理议题。

第三,社会对社工角色的认知模糊。就目前基层群众对社会工作专业属性的认知来看,多数老年人及其家属倾向于将社工理解为“搞活动的”,忽视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科学方法与专业技术。该认知偏差不仅制约专业社工干预方法的落地运用,降低服务质量,也弱化了社工在老年治理中的专业职能定位,阻碍社会工作深度、有效融入社区老年服务治理体系。

6. 结语

综上所述,D市T区城市老年人所面临的社会适应困境,是生理机能退化、社区支持网络断裂等多重因素交织叠加的结果。而角色转换受阻、社会交往萎缩、数字技术排斥、诈骗风险等适应困境也并非彼此孤立,而是构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退休所引发的角色中断加深了社会隔离,社会隔离滋生了深层的情感孤寂,情感孤寂则显著拉低了识别诈骗的心理阈限,而诈骗所带来的财产损失与心理创伤进一步侵蚀了个体的社会信任与自我效能感,最终将老人推向更为深重的人际退却。

社会工作的介入价值,恰恰体现为在因果链条中找准干预的关键环节。个案工作修复微观心理防线,小组工作重建中观互助联结,社区工作优化宏观支持环境——三大方法协同运作,构成贯通微观至宏观的系统性干预架构。有效介入需秉持三种意识:一是系统意识,将老年困境置于多层环境交互作用的生态框架中审视;二是增能意识,激活老年人主体性与潜能,推动其从“被动受助”转向“主动参与”;三是可持续意识,促进为老服务从项目化运作迈向制度化长效保障。在老龄化持续深化的时代语境下,助力每位老人在熟悉的社区场域中实现“老有所安、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与此同时,T区社会工作介入在项目制运作导致服务断层、人才匮乏制约长效发展、社工角色认知模糊等方面也存在困境,难以有效嵌入治理体系。社会工作作为专业的助人力量,在这条道路上仍需持续探索、不断精进。

参考文献

- [1]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1](第五号)——人口年龄构成情况[EB/OL]. https://www.stats.gov.cn/sj/tjgb/rkpcgb/qgrkpcgb/202302/t20230206_1902005.html, 2021-05-11.
- [2] 达州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1](第三号)——人口年龄构成情况[EB/OL]. <https://www.dazhou.gov.cn/xxgk-show-18278.html>, 2021-06-24.
- [3] 达州市通川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达州市通川区养老服务工作的调研报告[EB/OL]. <https://www.scspe.gov.cn/dybgxd/202312/146935.html>, 2023-12-20.
- [4] 幸福银龄 温暖通川[EB/OL]. <https://www.dazhou.gov.cn/news-show-267485.html>, 2025-11-11.
- [5] 通川区:从“老有所养”迈向“老有颐养”[EB/OL]. <https://dazhou.scol.com.cn/sdxwt/202512/83171208.html>, 2025-12-12.

-
- [6] 童敏. 生活实践中的问题解决: “人在情境中”的双主体分析框架[J]. 中国社会工作, 2023(34): 8.
 - [7] 谷禹, 王玲, 秦金亮. 布朗芬布伦纳从襁褓走向成熟的人类发展观[J]. 心理学探新, 2012, 32(2): 104-109.
 - [8] 方曙光. 社会支持理论视域下失独老人的社会生活重建[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3(4): 104-108.
 - [9] 丁志宏, 张岭泉. 城市退休老人社会发展适应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 兰州学刊, 2012(1): 119-122+118.
 - [10] 张硕, 陈功. 中国城市老年人社会隔离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学刊, 2015, 37(4): 66-76.
 - [11] 姜一帆, 潘一丹, 刘笑笑, 等. 老年群体社会隔离与抑郁的研究进展[J]. 牡丹江医科大学学报, 2025, 46(4): 132-134.
 - [12] 马红鸽, 施定涛. 数字技术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机制[J]. 科技管理研究, 2025, 45(6): 217-226.
 - [13] 郭召良. 认知行为疗法进阶[M].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0.
 - [14] 陈亚楠, 陈娜, 张威, 等. 中国城乡空巢老人社会隔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 2022, 49(18): 3363-3368.
 - [15] 王思斌. 社会工作概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209.